

阿根廷文化定位——版畫演變

派翠西亞·柯恩

摘要

自從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征服者侵襲阿根廷原住民，殖民化與獨立戰爭的主題便呈現在拉丁美洲的藝術作品上。即使在全球互相依賴的論調高喊的現在，文化衝突依然頑強存在。國家與認同的邊界逐漸消失，改變甚劇，使我們不得不去面對這矗立在我們傳統文化面前的外來文化。再再都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過去，才能瞭解並規劃出一個有尊嚴而善意的未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阿根廷的歷史與南美洲其他的國家有所差異。阿根廷的文化純樸而廣泛，因而利於西班牙人的統治。一方面，西班牙人想要滅絕原住民族群，而且西班牙文化的自然影響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抗拒，再者，混血兒的問題也不容輕忽。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移民，帶來了不同國家的人。就政治層面而言，那是一個勞工運動的開端。

從藝術的觀點來看，許多在此出生的人，都想尋求國外的新領域：主要是羅馬、佛羅倫斯與巴黎，後者更成為「阿根廷人的聖地」。這影響極為顯著：在衣著服飾、在城市景觀、在建築上。明確的民族認同逐漸消失。與歐洲的關係只有更加深這貴族階層的外來文化。

什麼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呢？國家的疆界？共同的語言？還是共有的歷史經驗？或者只要有相關的元素即可？例如相同的目標、信仰、精神、原住民文化？

因此，當許多藝術家到歐洲尋求先人的智慧遺跡，以激發靈感，並將外來的主題應用到傳統文化上，便不足為奇了。除了當藝術家成為原住民文化的「代言人」的場合以外，外來的趨勢非常明顯，在此我們特別要提到伯尼（一九六二年獲威尼斯版畫雙年展殊榮之藝術家）。

那些旅行後歸國的藝術家，開始在自己的家鄉創作屬於自己的空間。在這五十年間，新的潮流開始豐富當地的景觀。在阿根廷，新的潮流開始改變繪畫的方向，許多

藝術家在版畫中尋求自我表現，也引進了新的科技與創新的成分。國際性的巡迴展也開始，同時新一代的藝術家，以當代的技術，賦予作品嶄新的「世紀末繪畫」風格。



文化定位的問題日前在拉丁美洲引起熱烈討論，但拉丁美洲國家各有悠久的文化源頭與不同的特性，問題可以追溯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來到美洲，接著是各國爭取獨立的戰爭，前後經過一個半世紀，然後進入現代。

從歐洲人最早與美洲原住民接觸開始，帶來嚴重的文化衝擊，這段漫長的探索至今沒有結束。目前可能是最艱難的一場戰鬥，對抗所謂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現象幾乎牽涉全球的每一個國家，在踏入新千禧年之際，更是對人類的一大威脅。

今天遠比過去更需要自己獨特的信念和價值觀，才能面對環境劇變產生的真空，種種改變包括國界消失、空間擴大，改變太快，與外來的文化形式無所不在。然而，不了解過去就不可能了解現在，甚至無法夢想未來。因此，此時此刻我們應該一起回顧歷史，才能更了解現在、展望未來，既維持自己的尊嚴，也與全球人民和睦相處。

阿根廷歷史與美洲其他國家非常不同，首先，西班牙人初到阿根廷的時候，阿根廷的原住民文明，不如秘魯的印加文化或墨西哥的馬雅、阿茲特克文化那麼發達。阿根廷原住民的文化非常單純且區域遼闊，他們對白人沒有什麼抗拒，很快就被征服，甚至被趕出自己的家鄉。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無法忽視這一段歷史對阿根廷文化定位的影響。

其次，在征服期間、殖民時期甚至到十九世紀，前後二百多年，西班牙王室的行為對阿根廷造成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這個殖民經驗一部分進入了集體記憶，形成阿根廷文化的許多特色。雖然我們遲至二十世紀才開始重新評估這一段根源，但仍足以開闢研究本地藝術的新方向。

除了西班牙的殖民影響之外，還有一種緩慢、不規律的半混血過程，不只出現在農村，也出現在城鎮村落，創造出一些新的本土文化形式，呈現不同精神世界交接後的產物。這個半混血潮流蔓延到美洲各地，尤其是當年教會和傳教士活動的影響。

最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移民潮帶來了義、西、法、德、土耳其等國的人民，阿根廷人口快速成長，從一八九五年的四百萬激增為一九一四年的八百萬，

經濟上也變成肉品、毛皮和穀物的出口國。當年阿根廷的目標是將人口分散到廣大的領土上，但成效不彰，因為外來移民都聚集在首都附近，導致人口過度稠密，這是大都市普遍的問題，許多移民找不到工作。這個情形，加上無政府主義的義大利人帶動，導致一連串的工人運動，要求工作保障。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初的阿根廷成為歐洲藝術家的進口地，歐洲藝術家播下第一批種子，同時也是未來世代的模範。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紀下半，許多阿根廷藝術家隨當地的歐洲人師學畫，但覺得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不會有完整的發展，於是紛紛前往歐洲尋求新的發展空間。

羅馬、佛羅倫斯、巴黎是這些藝術家最主要的聚集地，巴黎更是十九世紀末阿根廷人眼中的聖地，巴黎有阿根廷人崇拜的一切，時裝、風尚和藝術，而且假以時日，巴黎的影響不只顯現在服飾和室內擺飾，更擴及建築和公共廣場。當時的許多建物，包括公共和私人建築，都可看出法國特色，都市景觀展現出歐洲色彩。

建築設計也有類似的情況，可以看到義大利風格的復興，而且這些形式重現在私宅和政府建物，例如國會也仿照義大利建築師和藝術家的設計。這些趨勢影響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特色，可以說我們的首都代表統治階級崇外的「圖像」。

原住民、西班牙人、混血兒，加上義、英、法、德等國的人，形成今天阿根廷文化的基礎。由於這個基礎有多重來源，所以關於藝術定位的研究都不是易事。至於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有些作家從國族主義尋求定位，正如波伊夏佛所說：「透過國族主義，人能夠保有自己的定位，滿足個人需求的期望，如安全、保護等需求。」

但，國族主義究竟是什麼？是領土疆界、共同的語文或是共同的歷史經驗？還是與共同目標、信念及精神等因素有關？原則上，我也贊成上述這些觀念，但對阿根廷而言，有些特定跡象使得問題更為複雜。除了長期的主宰、通婚混血和十九世紀末的移民潮，還有另一個影響來自政府統治階級，他們的國族主義是親歐洲的。

到二十世紀，還是有很多藝術家像前人一樣，到歐洲汲取靈感，他們作品中的主題和模式不是來自我們的傳統。因此，阿根廷藝術創作中的外國化趨勢，很少有人詮釋，藝術家代言的必須是我們自己的現實，才會受到重視。畫家與版畫家伯尼(Antonio Berni, 1905-1981)尤其如此，一九六二年他在威尼斯雙年展中為阿根廷贏得國際大獎，得獎作品表現出他對貧苦階級的關懷，以他所創造的人物喬安尼托·拉古納為主角。



伯尼出生在洛薩里歐市，從小就顯露藝術天分。一九二五年他在故鄉得到獎學金，遠行到西班牙然後到巴黎，追隨當時有名的立體派畫家侯特(André Lhote)和符瑞茲(Othon Friesz)學畫。這個時期伯尼透過詩人艾拉岡(Louis Aragon)接觸到超現實運動。

一九三〇年他回到阿根廷，再次接觸故國的現實，很快忘了他在歐洲所學的東西，轉而以創作表現他對社會的關懷，因此深受墨西哥壁畫家推崇。一九三三年他與西奎洛共同創作壁畫，同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住所作畫。

有些作家認為，他在作品中發展的這種社會寫實形式，可以看到外國的影響，例如共黨時期的畢卡索、與法國共黨有關的畫家傅古朗(André Fougeron)和塔斯立茨基(Boris Taslitzky)。不過，六〇年代他發展出自己的藝術個性，創造出拉古納和雷夢娜，他描述這兩個角色的種種不幸，透過他們呈現社會下層民眾生活上的艱難痛苦。

拉古納是處在社會邊緣的孩子，住的地方到處是工業廢棄物，污染了環境和居民的活動。伯尼藉這個主題，將各種廢棄的材料都放進作品，呈現出藝術家眼中所見的既真實又奇幻的世界。第二個角色雷夢娜則是個妓女，一個爭議性人物，她幾乎總是與社會的墮落面有關，觀者對她的排斥大過欣賞。然而，伯尼一再處理這樣的主题，應用各種資源營造出一種氣氛，由此產生自己原創的角度，介於家居景致和奇異風格之間。

蕾絲、不同材質肌理及一些象徵性元素，界定出意象形式，或是版畫或是繪畫，藉此表現雷夢娜。在她一連串的軼事中都有她在場，以圖畫歸納出她的一生，包括《雷夢娜：少女》、《雷夢娜：女紅》、《吻》、《雷夢娜的精神之交》、《雷夢娜與鄉村》等等。這些主题不只表現在作品的正式層面，也與真實緊密結合、與周圍環境融合，藝術家的原創性就在這裏，結合他對環境的關懷與親族美學。伯尼也嘗試探索運用一些物質與材質，利用拼貼和壓印方式來呈現作品。

伯尼的作品表現出我們的文化定位，從這裏我再談談阿根廷的圖畫與過去五十年來的轉變。

二十世紀初歐洲藝術的最新潮流開始擴展到拉丁美洲，許多阿根廷藝術家到歐洲尋求資訊與訓練，回國以後他們帶回許多文化心得，憑藉這些新元素，他們在傳統中創造新的表達，傳統則仍然維持本身的重要性。

五〇年代左右，一股新的影響力使版畫的世界更豐盛，美國透過普雷特研究院、

塔瑪林德研究院、符里蘭德工作室，開始領導當代版畫的方向。一九六四年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繪畫、雕塑、版畫展，霍克尼(David Hockney)、強斯(Jasper Johns)、歐登柏格(Claes Oldenburg)、羅森柏格(Robert Rauschenberg)等藝術家都參與展出，象徵版畫的復興。

同一時期，阿根廷也有一些轉變，大幅改變版畫的方向。不同類型沒有顏色的浮雕、壓印、剪貼、混合手法，建立起一個模式，年輕的藝術家開始仿效。

在巴黎，阿根廷藝術家克拉斯諾(Rodolfo Krasno)將造紙術變成一個原創元素，用在他所謂的「新版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畫壇活動以版畫社、版畫博物館（1983年改為國立）、維山佐(Alfredo de Vicenzo)的工作室為中心，維山佐具有海特「十七版畫工作室」的特色。一九六三年在智利舉行的第一屆美洲版畫雙年展，一九六七年在委內瑞拉舉行的拉丁美洲圖畫版畫展，一九七〇年的第一屆波多黎各加勒比海雙年展，將我們帶入七〇年代，再加上攝影、照相凸版、影印科技，以及後來的電腦，促成了「實驗版畫」的誕生，在其工作室中，屬於所謂中生代的藝術家致力於凸顯前十年的轉變，包括重視印版和版畫的社會特性。

最後，在八〇和九〇年代的第三代，運用轉印、金鋼砂、太陽能版（無毒版畫）和數位版畫，達到更多樣的藝術表達。這是「六人組」的開始，他們努力為版畫一些長久以來的問題找出新的解決辦法，應用不同的技法、資源和材料同時並重。

近年來的轉變，也顯示在藝術家的著作，以書做為表達溝通的工具，書籍到了大眾手中，使美學更為普及。

附圖

1. 馬帝德·瑪琳，創造神話，1993，細點腐蝕版，75.5×52 cm
2. 馬帝德·瑪琳，創造神話，1993，細點腐蝕版，113.5×51 cm
3. 安德列雅·瓊恩，第一，1998，照相轉印，56×76 cm
4. 馬帝德·瑪琳，碎片，1988，凸版，30×90 cm
5. 阿利西雅·狄亞茲雷那迪，Erasm，1989，細點腐蝕版，100×70 cm
6. 瓊安·卡洛司·羅美羅，利卡，1973，絹印，70×52 cm
7. 格巴迪斯·艾齊加雷，艾李雅德那花園（克利堤系列），細點腐蝕版，78×56.5 cm
8. 路易沙·海斯那，影像化石，腐蝕版，50×65 cm
9. 安東尼歐·伯尼，羅蒙娜裁縫師，1963，木刻版，142×55 cm

10. 安東尼歐·伯尼, 羅蒙娜系列之一, 1963, 木刻版, 137.5×56 cm
11. 安東尼歐·伯尼, 喬安尼托帶食物給他的父親, 1961, 油彩拼貼/木板, 210×155 cm
12. 安東尼歐·伯尼, 第一步, 1937, 油畫, 200×181 cm
13. 安東尼歐·伯尼, 喬安尼托到鹹水湖區, 1974, 油彩拼貼, 160×105 cm
14. 在八樓的房間和 Chaves 店, 1910, 28.5×22 cm
15. 喬恩·庫尼爾攝, 艾爾維爾街, 1910, 45×10.5 cm
16. 賴瑞·葛蘭·歐德斯攝, 艾邱瑞納家宅第(今阿根廷外交部), ca. 1915, 20×25 cm.
17. 賴瑞·葛蘭·歐德斯攝, 玫瑰園裡的橋, 1910, 20×25 cm
18. 維克多·敏諾(1895-1906)設計之國會大廈
19. 艾都亞多·西沃利(1847-1918), 瘋子的覺醒, 油畫
20. 皮歐·克利瓦迪諾(1869-1945), 午餐時間, 油畫
21. 費南多·布蘭比拉, 布依諾斯愛利絲之景, 十九世紀, 水彩, 36.5×58.5 cm
22. 安梅利克·艾賽威達, 送水的男孩, 十九世紀, 水彩, 21.1×28.9 cm
23. 費南多·布蘭比拉, 布依諾斯愛利絲之景, 十九世紀, 水彩, 33×67 cm
24. 查爾斯·佩樂格利尼, 遊行, 1832, 石版, 29×22.4 cm

評論

評論人---張家瑀

阿根廷對我們來講是個遙遠的國度，從資料上顯示他比我們時間慢十一小時。它位於南美洲最南端與我們相似之處大概就是多面環海，地廣人稀，面積大概是台灣七十七倍大，人口才三千四百萬。在此特質上，藝術家所可以發展空間應該是比我們寬廣很多。根據資料阿根廷自一八一六年脫離西班牙統治獨立出來，脫離政治統治時期，與台灣有類同之處，台灣至二十世紀中旬才脫離日本殖民。據個人所知補充有關阿根廷版畫家在歐洲活動情況，有他們的努力下，在西班牙每年，到今年已持續七年的版畫博覽會，每次看到阿根廷版畫家，他們會整體性作很完整作品展出介紹，甚至於捐贈一套作品於西班牙國家圖書館，因為該館收藏世界版畫家作品，阿根廷版畫家們也支持此項的運作。另外提到巴黎海特十七版畫工作室，現負責人也是來自阿根廷。又另一重要事件，一九九九年西班牙國家最重要版畫獎也頒發予阿根廷版畫家，居住於西班牙。從個人所知近期資料可感覺出，他們對於版畫藝術的推廣與努力是令人感佩的。美洲大陸於十七世紀受到西班牙的殖民，阿根廷一八一六年九月宣佈獨立，這樣歷經二百多年殖民時期，與台灣比較有同樣經歷的階段，阿國獨立之後，政治議題在表面上漸為減少，是因為他們有獨立的政府，當然有些細微的政治事件現不談。因為人口成長有百分之八十五為歐洲後裔，所以在文化上的衝擊是可想而知，是多元文化融合出來。柯恩女士在論文中談到有關阿根廷版畫演變之前，她先用比較歷史觀點，告知國家、文化背景由來，甚至於建築文化等特色，使我們瞭解阿根廷文化的形式與特質，特別是在藝術方面的演進和城市建築的風貌，受到歐洲藝術的直接和深遠密切影響，尤其在建築方面義大利風格完全影響。多數阿根廷藝術家，他們固然將先祖原生國家視為淬取藝術的寶地，相繼回到他們祖先的來源地歐洲，在去學取他們國家無法學習到的藝術經驗，學成回國後從現實環境裡再作新起步的啓發、發展，再次開展他所要作的創作議題。文中提到藝術家伯尼作品中描繪身處貧窮環境的悲苦人物做為代表，那令人充分瞭解伯尼可得到國際版畫大獎，正是因為他對生命的尊重原發的感情。更可貴身為多元化國家之藝術家，到歐洲尋求新知返國將自身傳統文化特質，堅持在他創作中維持到作品所要表達很重要的意念性上。個人認為也是我們很值得借鏡之處，堅持自我文化根源的原創力。到五〇年代後阿根廷藝術家與台灣藝術家有類似之現象，同樣受到美國新藝術潮流影響，當時受到影響之年輕藝術家，現在大概也都是國家舉足輕重代表人物。

他們除了親自到歐洲乃至美國重要版畫工作室，都實地學取經驗、創作，也在自己國家籌設比較重要由國家經營的或私人成立的版畫工作室。我想這也是阿根廷版畫藝術可以推展出的一個據點。在往後談到近代八〇年代以後，版畫發展更趨於多元化、多樣化，乃至於科技發展作很好結合，這樣版畫藝術變革與台灣現代版畫發展在歷程上有滿大類似之處。我想這篇論文提供我們在這距離遙遠的兩個國家情況下，我們對他們現代版畫藝術發展有更深入瞭解。如果往後有新的人，因為這篇論文的引發，讓我們一個起點，可以值得我們以後兩國在版畫發展現象或重要人物作更深入詳盡的探討。